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年终特别策划



阳光照耀雪山。



官兵林间巡逻。

岁末的寒风，掠过喀喇昆仑的雪山，拂过北疆的林海，绕过东南海岛的礁石，又在戈壁雷达天线上回旋。又是一年将尽时，走进边防线上的座座哨所，扑面而来的不是严寒，而是一股直抵人心的暖意。

这暖，是点亮“生命禁区”的时代之光。海拔4900米的雪线之上，在“鲜花盛开的天堂”——西藏昆木加哨所，美好的名字与严酷的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
然而，在风雪呼啸的清晨，总有一面五星红旗，在战士的守护下，准时在哨楼顶端升起。在哨所里，战士们精心培育象征着希望的花种，让“冰玫瑰”“蜡烛花”“石头花”四季常开，战士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让哨所盛开永不凋谢的“鲜花”。

更暖的改变正在发生。如今，配送车定期驶上雪山寒哨，新鲜的蔬菜、水果，活

岁末边关暖意浓

■陈小菁

鱼、活虾被送入新型菜窖。科技赋能带来保障能力的飞跃，也让昔日“生命禁区”变成一个足以抵御风雪的“温暖港湾”。这暖，是国家强盛投射在边关哨所的温度，是各级关爱送达战士心头的温暖。

这暖，更是血脉相承、永不褪色的精神薪火。在北疆某临江哨所，寒风刺骨，却有一种“新老交接”仪式，比炉火更能驱散严寒——那就是为界碑描红。

去年冬天，一名老兵拂去碑上的积

雪，完成了退伍前的最后一次描红。他将带着体温的毛笔郑重交给哨长：“这界碑，这抹红，今后就交给你们了。”今年，一名新兵从哨长手中接过那支毛笔，俯身专注地描绘，让“中国”二字在冰雪中更加鲜亮。

从雪山寒哨到临江哨塔，从西南边陲到北疆林海，“温暖”的内涵不断丰富和诠释。它既是保障有力的物理温暖，更是精神充盈、信念坚定的心灵暖流。它藏在家人寄来的爱心包裹里，藏在夜半执勤下

哨后的一碗热粥中，更藏在风雪巡逻路上，老兵对新兵的关怀与鼓励中。

细微的暖意，汇聚成磅礴的力量，足以融化厚重的冰层，抵御猛烈的寒风。每一种温暖的注脚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今日戍边人的生活，并非只有艰苦与寂寞，还有被祖国人民牵挂的幸福、被使命点燃的激情，以及被战友深情包裹的温暖。

旧岁将辞，新年即至。当我们享受团圆时，请不要忘记，在遥远的风雪边关，正有“温暖”在静静生长、默默传递。军人以奉献与坚守，连缀成一条无形而又坚固的“边防链”，守护着山河无恙，岁月安然。

边关风

昆木加哨所

雪线之上有春天

■本报记者 李蕾 特约记者 陈武斌



图①：西南边陲，五星红旗飘扬在执勤哨塔上；图②：昆木加哨所，战士在雪山上瞭望；图③：哨所官兵开展“斗花赛”；图④：新疆阿勒泰边防连，官兵在高原巡逻；图⑤：三角山哨所，一名军嫂与丈夫团圆；图⑥：高原战士精心呵护哨所植物；图⑦：一名战士拍摄星空下的戈壁哨塔。



都屏住了呼吸——十几朵用冰雪制作的“冰玫瑰”静静躺在盒中，每朵都有掌心大小，在阳光下闪光。李哨长给每人分了一朵：“这就是昆木加的‘花’。哨所到处盛开‘鲜花’，需要你们用心去寻找。”

那朵“花”在杨林掌心融化，寒意透过手套渗进皮肤，他第一次理解了雪山上的“花”为何那么美——那是一种在严酷环境中诞生的坚守之美。

后来杨林才知道，那天李哨长天不亮就去背阴处取来坚冰，戴着手套用磨具为新兵们准备了这份“迎新礼物”。一朵“冰玫瑰”如果放在室内，寿命往往只有几小时。但正是这种转瞬即逝的“美”，让昆木加的“花”有了别样的意义。

坚守的日子里，杨林渐渐发现，哨所四季“花”常开。

开春巡逻，官兵把对春天的期待写进歌词：“格桑盼春归，战士守国门。”夏天到了，大家在捡回的戍边石上画上牡丹、月季，将戍边石点缀在哨楼上，战士们笑着说：“昆木加的石头会开花”。冰封时节，战士用磨具做出朵朵“冰玫瑰”，再涂上颜料，让哨所的冬天春意盎然。

分拣完种子，杨林取出信纸，写下心里话：“云南是花的海洋，我心里却空落落的。寄去象征希望的花种，天寒地冻，你们试着种一种。失败了不怕，就当给高原的冻土添点肥。保重身体，替我守好‘家’。”落款“老杨”两个字，他写得很有力。

翌日一大早，市中心的快递站刚开门，杨林已经抱着包裹站在门口。返乡以来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往西藏寄包裹。每次看着快递箱被胶带缠绕得密不透风，像一颗等待萌芽的花苞，杨林的心中都充满期待。

这一刻，望着包裹被送上运输车，想到战友收到包裹时喜悦的表情，杨林的心感到无比踏实。

从南疆云南到雪域高原，从亚热带到永久冻土带，辗转数千公里，海拔攀升数千米——这是一包包花种跨越的时空，也承载着一名老兵对另一个“家”的思念。

风雪中的“斗花赛”

临近岁末的一个周末，哨长扎西次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请大家为办好今年“斗花赛”献计献策。

冬至那天的清晨，天亮得很晚，只有哨楼顶端的国旗在探照灯下显出一抹飘动的红。中士徐进在哨位上执勤，他的视线不时地投向那条通向山外的路。

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徐进接到杨林打

来的电话，得知一份特殊礼物已在寄往雪山的路上。徐进的手机上随后收到物流信息：包裹抵达日喀则，此刻正在送往哨所的路上。

“徐班长，别急！”四班班长、二级上士王忠诚从哨楼的楼梯口探出头，“杨班长刚才打来电话说，邮车上午才到呢！”

“万一早到了呢？”徐进在心里想：杨班长寄来的花种，他要在今天的“斗花赛”中当奖品用。

往年“斗花赛”的奖品，有时是一包战友家乡寄来的特产，有时是战友外出集训带回的纪念品。但是这一次，他提议把杨班长寄来的花种作为“头奖”，鼓励大家为哨所增添更多的色彩。

上午9时，哨所活动室已经布置妥当：4张长桌拼成展示台，上面铺着崭新的绿色桌布。各班陆续搬来精心准备的“作品”，室内顿时热闹起来。

一班准备了一盆蟹爪兰，红色花苞静静绽放，用炮弹壳装饰的花盆十分别致。“绿植很难养活，开花更是非常罕见。”上等兵李光手捧着这盆花，脸上写满自豪，“晚上怕它受冻，我们几个轮流起来调整保温灯。”

三班的展示令人赞叹——那是一棵几十厘米高的腊梅，枝头挂着鹅黄色的花骨朵。更难得的是，它被种在木桶里，土壤是中士作品从几十公里外的山谷中背回来的。

最常见的还是属于昆木加的“花”。五班将蜡烛融化、重塑成“蜡烛梅”，花瓣薄如蝉翼。六班展示的是“石头花”——战士们从河谷中精选鹅卵石，在上面描绘各种哨所的“花”，从“冰玫瑰”到“铁绣球”，犹如一部视觉化的哨所花卉史。

最特别的是下士加措的“作品”。他没有搬来任何实物，而是在白板上用磁贴固定7张照片：每张照片上都有一朵“冰玫瑰”，拍摄于同一个地点：哨楼东侧的岩石旁。这些照片拍摄时间跨度为3年。

“这是我整理的哨所记忆。”加措有些略带羞涩地说，“这些‘冰玫瑰’都是班长们精心制作的，凝聚着对哨所的爱，还有他们对新兵的帮带……‘冰玫瑰’会融化，但哨所精神不褪色。”

加措的话音未落，活动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守着守着就爱了

上午11时，汽车的引擎声由远及

近。所有人都涌向门口，看着驾驶员搬下那个纸箱。扎西次仁打开纸箱，一个个分装的花种袋露出来，每一包上都有杨班长熟悉的字迹。

活动室里安静下来。大家传递着这些花种袋子，动作轻柔。花种在塑料袋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像一声声远方的问候。

扎西次仁拨通了杨林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老班长熟悉的声音传来，电话这头的问候声响彻房间。

“老班长，你好”“杨班长，想你了”……扎西次仁向杨林介绍这次“斗花赛”的趣闻。杨林一边听一边回应：“嘿，蟹爪兰、腊梅都种活了？”“蜡烛梅”，这个创意好！加措，你搞了个照片展，真是有心人啊！”

电话开着免提，每个班派代表讲述参赛作品背后的故事：有人为了捡一块形状完美的鹅卵石，在河滩上寻觅许久；哨所种活的植物中，每一株都要经历数次试种，每次看到植物枯死，那感觉别提多难受了；看到花开枝头，那种幸福感简直爆棚……

最终经全体投票，一等奖颁给了一班的蟹爪兰和三班的腊梅；二等奖颁给了加措的照片展。一等奖颁给了官兵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“奇迹”——在“生命禁区”让鲜花盛开；二等奖颁给了大家留下了“记忆”——把老兵的热爱、老兵精神永远留在哨所，让哨所精神永续传承。

颁奖时，扎西次仁把杨林寄来的花种分成3份，分给获奖的班级与个人。“这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”扎西次仁说，“明年春天，我们要把这些种子种下去。到时候，咱们要用行动告诉杨班长，他寄来的花种，开出又一个花季。”

加措握紧那包波斯菊种子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。这不是花的重量，是时间的重量，是承诺的重量。

电话热线接近尾声，新兵们争相向杨林报告自己的新成绩：单杠又能多拉两个，即将参加新年度巡逻……

电话挂断中，不时传出杨林爽朗的笑声。加措最后一个接过电话，轻声说：“班长，您曾叮嘱我的话，我懂了。”这一刻，加措的眼神中有了一种光彩，那是只有经历过昆木加冬天的人才有的眼神——是风雪淬炼过的清澈与坚定。

“懂了就好。”杨林在电话中意味深长地说，“守着守着就懂了，守着守着就爱了，爱上了就离不开了！”挂断电话，活动室里很久没人说话。窗外的风雪依旧，温暖在室内的空气中流动。

界碑前的誓言

巡逻任务如期而至。此次的目的是20号界碑，需要穿越昆木加最复杂的地形。

队伍在清晨出发，官兵头灯的光柱在黑暗中切开通道，能见度仅几米。当他们进入冰蚀谷时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：冰层下是暗河，表面看着坚实，踩上去才知道脆弱。

上次巡逻，加措曾一不小心掉入冰缝，他本能地伸手乱抓，被前面的战友一把拽住背包带。但右腿已经卡进冰缝，刺骨的冷水灌满靴子。

这次巡逻，加措走得更慢，但更稳。每一步都深思熟虑，每一次落脚都感受地面的“反馈”。他不再对抗这片土地，而是学习与它共处——冰缝在哪里，暗流在哪里，哪里的冰层更厚实。

队伍抵达20号界碑。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清晰而鲜艳。就在他们抵达的瞬间，风雪突然停歇，云层裂开一道缝隙，阳光如瀑布倾泻，照亮了雪线。

加措第一次“看见”他守护的土地。不是地图上的线条，不是沙盘上的模型，而是阳光下的山河。他内心的迷茫，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——那是他读懂老兵的坚守，与这片土地建立连接的方式。

“对着界碑，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的新年愿望。”扎西次仁说，这是昆木加的传统。

轮到加措时，他沉默了很久。风吹起界碑上的积雪，在阳光下像金色的尘。“我愿……”他的声音坚定，“成为昆木加的花。不是开一季就谢的花，是那种把种子埋进冻土，来年还能发芽的花。我愿在这里扎根，扎得很深很深，深到风雪刮不走。”

巡逻归来，加措走到温室。他照顾的那株蟹爪兰在保温灯下静静生长。他打开杨林寄来的花种袋，倒出几颗放在掌心，这些花种，承载一个关于春天的承诺。

窗外，风雪又起。但加措知道，有些东西比风雪更持久——那些在石头上开出的花，在冰雪中绽放的玫瑰，还有让人扎根的信念。

冻土会记住每一颗种子的努力，当春天再来，那些深埋的等待，都会在阳光下找到绽放的方式。就像驻守昆木加哨所的官兵，在雪线之上，用青春浇灌永不凋零的春天。

临江哨所

风雪中为界碑描红

■杨舒 刘拙杨

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彤云密布，北疆初雪。寒风如冰针，刺向北部战区陆军某部临江哨所。

新兵张琛航望着窗外一片苍茫，眼神里有新奇，也有紧张。他的身旁，哨长许刚义也在凝望着风雪，喃喃道：“该去给界碑描红了。”

一阵寒风呼啸而过，许刚义恍然回神——那个曾经带他描红的老班长毛嘉乐，已于去年退伍。如今已成长为哨长的他，肩负着带新兵的责任。

记忆随雪花飘回几年前。也是一个雪天，许刚义初到哨所，酷寒、孤寂的环境让他心中怅然若失。老兵毛嘉乐将他带到界碑前。碑石被风雪覆盖，隐约可见红色的“中国”二字。

“这是镌刻在战士心中的颜色。”毛嘉乐一边说，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油布盒——里面是一支毛笔，一罐用体温呵护着的油漆。他俯身拂去积雪，为界碑描红，白雪皑皑中，那抹红骤然鲜活，如被点燃的火焰。

“界碑是国家的印记，这抹红是军人的底色，也是心中的信念。”这句话，从此烙在许刚义心上。

呼啸的风声将许刚义拉回现实。他转身，语气坚定地对张琛航说：“准备一下，我们去描红。”他取出那个熟悉的油布盒，贴身揣好，踏入风雪。

路上，许刚义讲起毛嘉乐退伍那天的情景。那也是一个雪天，老兵特地来到界碑前，为界碑最后一次描红，与界碑最后一次合影。“这界碑，这抹红，今后就交给你们了！”这是老班长离开哨所前留给许刚义的最后几句话。

终于，他们抵达界碑。风雪依旧，界碑静默。“张琛航，许刚义转过身，郑重地将带着体温的油布盒递过去，“今天，你来描红。”

张琛航愣了一下，随即挺直胸膛，接过这份“重托”。他俯身，饱蘸鲜红，专注地将颜料推进碑刻中。那一刻，新兵稚嫩的脸庞，与当年老兵们的一张张面庞重叠。

许刚义静静看着这一幕，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。风雪未有停歇之意。但界碑上那抹刚刚描绘过的红，却倔强地鲜亮着，仿佛拥有了抵御严寒的温度。



官兵在国门前巡逻。朱明鹤摄